

紅樓解夢



紅樓夢詞話卷一百一十五

紅樓夢

北京燕山出版社

# 红楼解梦

霍国玲 霍纪平

---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东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14.3字数320千字  
1989年5月北京第一版1989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定价：5.00元  
ISBN7-5402-0055-3/1·0009/10438·16

## 序

霍国玲、霍纪平姐弟俩，是近年来红学研究中涌现出的颇有成就的研究者。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红楼解梦》就是他们姐弟俩历经数年辛勤努力写出的第一部研究专著。看着这部洋洋洒洒，充满新奇见解的作品，我们对作者不面成说、独辟蹊径、勇于探索的精神，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敬意，也为他们的辛勤研究终于获得成果而感到由衷地高兴！但是，当今天这部专著即将交付出版之际，他们姐弟俩嘱我为本书写篇序言，说实话，我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因为无论是我的身份、地位，还是学识水平，都似乎没有资格为本书作序的。但想到他们姐弟俩对我的信任，也就不揣学识浅陋贸然地答应了下来。不过，我所写的仍然称不上是“序言”，权当是一篇读后感吧！

### —

早在1982年，全国红学会在上海举行的前夕，霍国玲同志来舍下访我，并出示她刚刚完成的一篇论文，记得题目是《曹雪芹生辰年月考》。我粗粗翻阅一过，觉得颇有新意，那立论的角度就不同于一般，考证的细密也出人意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以后的几年，我们没有再见过面，不知他们是否还在继续研究

《红楼梦》。直到今年6月，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召开的前夕，霍国玲同志再次访我时才知道，这几年他们姐弟俩一直在坚持研究，并且已经接近完成30余万言的著述了。当时她把其中的几篇留给我看，使我有机会较全面地了解他们研究的方法、内容和结论。同时对他们的研究热情、困难经历也有了一个较深刻的认识。他们姐弟俩都不是学文史的，所从事的工作与文史也毫不相干，但他们都酷爱《红楼梦》。为了研究这部旷世奇书，他们放弃了一般人都应该享受到的星期天、节假日，而埋头读书、查阅资料、思考问题、握笔为文，其中的辛苦是可以想见的。国玲同志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曾写道：“为了弄懂脂批与《红楼梦》原文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俞平伯先生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共541页，全部抄在了《红楼梦》原文的相应部位。抄不下时加纸加页；为了对某个问题进行逻辑推理，在夜深人静时，我可以躺在床上，持续思考三四个小时；为了弄懂诗词曲赋的确切含意以及它们与小说故事、隐在史实之间的关系，我将所有的诗词几乎全都背过。”从信中寥寥数语，我们不难看出，《红楼解梦》的完成是多么不容易，书中的一字一句都浸透着他们姐弟俩的心血和汗水。他们这种献身于学术、对事业执着地追求精神是多么可贵而令人敬佩啊！

在红学研究的道路上，霍国玲、霍纪平姐弟俩经过了艰苦地拼搏，终于取得了成绩。他们的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在科学的大道上确实没有平坦大道可走。要攀登科学的高峰并达到光辉的顶点，就要有披荆斩棘，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必须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惟其如此，才能为人类的精神文明，为祖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不虚度此生。

## 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有一首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200余年来，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的大师们，都曾经殚精竭虑，努力在寻找打开《红楼梦》这座神奇宫殿大门的钥匙，探寻其中的奥秘，“解”出“其中味”来。前人有过“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小宛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即“排满”说）、“刺和珅”说，等等；今人也有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又称《〈红楼梦〉悲金悼玉》、《〈红楼梦〉考释》）、赵同的《红楼猜梦》、李知其的《红楼梦谜》，等等。这些著作都是探索《红楼梦》这个神奇世界后的答案，虽然诸说纷纭，但在红学研究史上，却都不可抹去他们的地位和贡献。

《红楼解梦》是继上述诸家著作之后的一部新著，从书名可以看得出来，“解”字是本书作者立意的要旨，也是作者用心良苦之处。作者以“解梦”表明他们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索出“隐入”《红楼梦》中的小说人物原型和历史事件，要“解”开200年来未宣的“哑谜”。为此，本书作者参照了已有的红学考证成果，借助于脂批的暗示、诱导与点拨，对《红楼梦》原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然后作出自己的推断。

首先，《红楼解梦》认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方设法、痛快淋漓地大骂清雍正皇帝。因为《红楼梦》一书中主要是写了曹天祐（即曹雪芹）与竺香玉（即小说中林黛玉的原型）之间的离合悲欢，以及他们与雍正帝之间的仇恨与斗争。曹雪芹就是要把他们三人之间不寻常的矛盾、斗争写进小说

中，并流传后世，谁是谁非，留待后人去评说。

其次，《红楼解梦》认为，由于曹天祐生活在那个大兴文字狱的时代，是极其艰难危险的，这就迫使《红楼梦》的作者竭尽全力采用一种非常隐蔽的写法，创造了许多奇法秘法，其中包括分写法（或称分身法）——即小说中的多人合写历史上的一人，即把一个历史人物分写在众多的小说人物身上；合写法——与分写法相反，是将几个历史人物合写在某一个小说人物身上；诱导法——作者在书中举出实例，揭露自己的隐写，从而诱导读者去解悟这种隐写；谐音法——将某些不便直接写出的字，用谐音字代替；拆字法——利用汉字的偏旁或字头来隐写某种意思，读者若想解得其中隐意，必须将此字的偏旁或字头拆出；隐喻法——用历史上的某一实典隐含作者不便直接写出来的某件史实。此外还有射覆法、千里伏线法、一击两鸣法、注彼而写此法，等等。

第三，《红楼解梦》依据上述两点认识，对《红楼梦》一书的内容作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实隐清皇宫，贾府宗祠中的宁荣二公之遗影实为清朝开国皇帝的遗影；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隐写的是清皇族；宁荣二府的主要男性成员，是承业继宗的当今皇上——清雍正帝。雍正帝上台后，抄了曹家，并夺走了曹天祐的心爱之人竺香玉。雍正帝最后暴亡，实际上是曹天祐与竺香玉合谋所害。在《红楼解梦》作者看来，这就是《红楼梦》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一部曹雪芹的家世史、恋爱史、斗争史！也就是本书作者所“解开”的“哑谜”，亦即本书的大旨。

对于《红楼解梦》的写作目的、所运用的方法以及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者曾经作过这样的说明：“严格说起来，我们的研究是考证推理派（包括内证——原文与脂批，外证——史料）。我们与古今中外那些猜谜式的索隐派毫不相干，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又说：“我们自认为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立足点是《红楼梦》原文与脂批，史料还只是作为旁证。”我想，对于这样一部研究专著，广大读者，红学研究专家们读后自会有公允的评价。当然，也会因读者眼光有种种，评价可能会有分歧，甚至是意见大相径庭，这一点作者当会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学术要发展，争鸣是少不了的，不论是赞扬还是批评，都将对作者和读者有益。

我个人对《红楼梦》虽然很喜欢，也曾写过几篇不成样子的小文章凑热闹，可从来不敢以研究的眼光来说东道西。不过，这一次我读过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之后，倒和作者有一点相左的看法。我认为《红楼解梦》一书，就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来说，基本上属于“索隐红学”一类的著作，这一点似可以不必回避。《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朝代年纪地域邦国失落无考”，这自然易引起研究者的疑惑。既然书中存在“谜”，人们就有必要去“猜”这个谜，这是合乎情理的事。所谓“索隐”，说得直白一些，就是猜谜。说得文雅点，就是探索作品中有没有什么隐喻暗指的史实。人们通常称这一派学者为“政治索隐派”，其著作称为索隐红学。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索隐红学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当年鲁迅先生批评过索隐派，他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现在有人又加上一句，说是阶级斗争专家看见阶级斗争。这些话说得有些尖刻，太刺激人，但是仔细想一想，鲁迅的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一家之言也应该得到尊重。其实，在红学研究中，批评是经常存在的。对考证，对评论，都有批评和反批评；就是对当今流行的“爱情”说、“家事衰亡”说、“子孙不肖”说，大家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对“索隐”红学有批评，也应该视为正常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不断的批评和反批评，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和繁荣。如今提倡理解和宽容，对人要理解、要宽容，对学术也应该如此。我希望大家能以一种理解和宽容的精神来读一读《红楼解梦》，当你读完全书时，我想一定会从中汲取许多有益的知识 and 启迪。这是作者的心愿，也是我写这篇小序的一点心意。

红楼不废百家言，红学研究也应该兼容“索隐”这一家！

胡文彬

夏历丙寅年立秋后五日写于京  
华补拙书舍

## 前 言

《红楼梦》是描写18世纪一个中国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及书中男女主人公互相有情却终未结成眷属的悲剧故事的书。这部小说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巅峰。由于它深刻完整地反应了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了解封建社会不可不读的一部全面的教科书。然而，《红楼梦》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因为它除去表面所叙述的小说故事外，其中还深隐了一部触目惊心的历史。这部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作者曹雪芹与他倾心相爱之女子的离合悲欢，并真实地记录了清朝历史上雍正帝暴亡这一疑案的始末和谜底。我们说只有读懂《红楼梦》背后这部深藏的历史之后，才能理解作者“滴泪为水”、“研血成墨”、“哭成此书”的良苦用心，才能对《红楼梦》一书作出全面完整的评价。

**《红楼梦》是奇书，作者说小说的表面故事是假话，**

**另有真事隐在其中**

《红楼梦》是一部复杂奇绝的书，由于作者在书中告诉读者，他是将真事隐（甄士隐）入小说，只是用假语村（贾雨村）言来敷衍故事，又由于书中留下种种令人疑窦丛生、迷惑难解的现象，致使200多年来，不断有人试图从不同角度揭出小说背后

之所隐。

王梦阮、沈瓶庵试图猜谜，被唤作“笨伯猜谜”；

蔡元培钩沉索隐，被嘲作“附会大家”

《红楼梦》问世后，以它自身的奇妙吸引了诸多研究者。起初，有些研究者只是在原著上指指点点、加些简单的评论，以阐发自己的见解，这就形成了最初的评点派。它的代表人物是王希廉（雪香，护花主人）。评点派没有自己的专著。

继评点派之后出现的是旧红学索引派。这一派认为小说背后另有所隐。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在于追索出小说背后之隐人隐事。其代表人物是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在《〈红楼梦〉索隐》一书中，王梦阮、沈瓶庵先生认为小说中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是隐写了顺治帝和董小宛的故事。“全书以记事为主，以言情为宾”，是“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则认为该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书中女人写的是汉人，男人写的是满人，是一部政治斗争小说。此外还有其它的诸如明珠家世说，和坤家世说，及什么金陵张侯家世说等等。这种探索《红楼梦》背后之隐人隐事的学派，在红学研究史上被称作“索隐派”，他们的著作被称为索隐红学。这派亦被称作旧红学派。

旧红学索隐派的下场是很可悲的，他们被批评作“想入非非，无中生有”；是“笨伯猜谜”；“都是善于玩弄文字材料的附会学大家”。这种研究方法被宣判了“死刑”。

**自传说根基未能扎稳，新红学重遭灭顶之灾**

在批判旧红学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是新红学考证派。考证派立足于资料的占有及分析。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先生。他

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贾政即是曹頌”等等。作了大量考据曹家家世并与小说做了细致对照工作的俞平伯和周汝昌先生，亦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考据派的大师们发掘、整理并分析了大量有关曹家的史料，理出了曹家与清宫的关系，并将这些史料记载与《红楼梦》相对照，从而发现《红楼梦》中的故事与曹家密切相关，并由此得出结论：

《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一派的研究与发掘，为后来者突破《红楼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们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这一派的命运并不比旧红学索隐派的命运好多少，在1954年发起的一场类似于政治运动的批判中，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至此，自传说的观点和求证方法，被判定是走进了“死胡同”，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了存身之地。

继自传说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红楼梦》评论派。这一派是在1954年批判新红学考证派的自传说中涌现并成长起来的。

评论派的研究特点是：就小说论小说，否认小说中有隐人隐事。否定小说的自传性。评论派着重分析小说人物及小说本身所固有的历史价值及社会意义……30多年来，评论派将这个正反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即《红楼梦》）的正面分析得详尽周到、细密深刻。因为作者及脂砚斋均告诫过读者《风月宝鉴》“正反皆有寓”。这正面之寓，用作者的话讲便是“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类。用现代语言讲则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荒淫凶残，歌颂了奴婢的聪明灵秀、纯朴善良及勇于斗争的精神品质以及她们悲惨的命运。揭示了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多种矛盾与斗争。写出了宝黛爱情悲剧，并以此无情地抨击

了当时的封建婚姻制度。评论派强调了此书的正面之寓，这是十分必要的。

新旧红学被批判和否定，并不能掩盖书中那真真假假的现象。《红楼梦》依旧是《红楼梦》，其中存在隐衷，仍然需要解释  
脂砚斋说：

作者具菩提心，提笔现身说法，每于言外警人，再三再四，而读者但以小说古词目之，则大罪过。

乍看，此书明明是作者一本正经地在那里讲故事，脂砚斋却说纸面上的小说故事都是假语，而另有真事隐在其中；乍一看，此书明明是一部穿插进许多诗、词、曲、赋、灯谜、酒令、额对的小说，批书人却不许读者将其作为小说古词看待。并告诉我们，如果将《红楼梦》当作小说古词欣赏，“则大罪过”。深知此书拟书底里的脂砚斋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作者自称书中“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的表白，对于通部《红楼梦》字里行间留下的脂砚斋那大量的、令人囫圇难解的批语该如何理解？读者希望得到答复，《红楼梦》需要解释。

《红楼梦》具有自传性。否则，为何要在小说中设法隐进曹雪芹的生辰

《红楼梦》中喜欢描写节日的排场，喜欢抒发伤春悲秋的情怀，另外还喜欢记述众人生日的不同过法。小说对过生日场面的描写，有的赫赫扬扬，恣意奢华，有的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无论哪种写法，都把日期交待得清清楚楚。唯独书中男主人公宝玉的生日，虽用了两回的篇幅详尽铺陈，具体时间却避不交待。

透过作者在小说中抛下的线索，遵循着批书人脂砚斋的诱导，又参照专家们整理出的有关曹家的史料，我们不仅求证出曹颀的遗腹子曹天祐即《红楼梦》一书的作者曹雪芹，而且考证出书中秘而不宣的宝玉的生日，并发现这生辰恰恰是隐写了作者本人的生辰。从而使我们领悟出此书的自传性真实如铁，不容怀疑。

书中如未涉及清宫，为何作者笔下所勾画出的宁国府的九座门庭，竟与皇宫外朝的九座建筑一般无二，宁国府的祭祖方式却又与清宫特用的形式处处雷同

《红楼梦》中众多人物的活动舞台设在宁荣二府。书中对荣国府的屋宇院落、山水亭榭，以至走廊过道都一一作出了详细的交待，不厌其详。而对于宁国府却只有在祭宗祠时才粗略地勾勒了几笔。然而当我们发现，在宁国府的这条笔直的通道上排列的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内塞门、正堂，一路九座门庭，却是丝毫不差地隐写了清宫外朝的正阳门、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及其两侧的昭德门和贞度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九座建筑时，又是何等令人触目惊心！

作者为使读者深信这不是错觉或巧合，宁国府确实是隐写了清皇宫，在紧接着的祭祖活动中，又让贾家使用了只有清宫廷才使用的满汉合祭这种特定的祭祖方式，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这宁国府并非寻常的王公贵族之家，而是影射着皇宫禁闱。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使清朝小说家多以隐寓手法  
托言寓事

由于有清一朝精神禁锢，文网森严，以致晚清小说家吴沃尧说，当时的文人为避免罹祸，“忧时愤世之心，不得不托之小说。

且托之小说，亦不敢明写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为寓言”（《杂说》）。这是告诉我们，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用托言寓事的影射手法搞创作，可以说是异常普遍的现象。

曹雪芹之所以要“滴泪为水”、“研血成墨”哭成《红楼梦》一书，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传小说之意，而是要写一部书为自己、并为自己所恋之女子立传。同时透过此书痛快尽情地大骂雍正帝，并大揭清宫之腐败、荒淫。

### 《红楼梦》中隐入了何人何事，是《红楼解梦》一书所要揭示的问题

曹雪芹与雍正帝有何不解之仇，竟使他如此煞费心机编一部书来骂他？这还要从曹家家世说起。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之妻孙氏，是康熙皇帝的奶母。他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皇帝的伴读。由此曹家与清宫结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以至曹玺、曹寅、雪芹之父曹颀、雪芹之叔曹頫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富贵荣华。

康熙帝驾崩后，雍正帝继位，不仅结束了曹家“烈火烹油”的生活和富贵荣宠的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作者14岁时抄了他的家。从而使这个“百年旺族”走上了江河日下、日暮途穷的下坡路。曹雪芹乖蹇的命运并没有到此为止，雍正八年，他16岁时，宫中选秀女，又把她倾心爱恋的姑娘竺香玉夺入宫中，后来纳作妃子，进而封为皇后。这一切，给这对年轻的恋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痛苦。为了抗议这种强暴和不公正的命运，他二人合力将雍正帝用丹砂毒死，最后香玉又以身殉情。

为了纪念竺香玉不慕富贵、不惧权势、忠于爱情的高尚情操，曹雪芹倾注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借助了脂砚斋的合作，

他二人一个著书，一个评点，一个藏谜，一个揭谎。用泪水写出了这部千古奇书。《红楼梦》不是写成的，是哭成的。

为了隐写上述史实，作者写书时采用了诸多奇法、秘法。脂砚斋利用批书之机，向读者透露

读者得知上述史实后，定然会说：“因何我们没看出，你们却看到了？”这是因为，作者是运用了诸多奇法、秘法将上述史实隐写于书中的，因此不易被人察觉。

作者写书时使用了奇法、秘法这一事实，由脂砚斋揭露出来，以期诱导读者去发现、掌握并运用奇法、秘法，揭开书中之隐秘。在小说第一回里，当作者表白《石头记》上所记之人之事皆“追踪蹊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时，脂砚斋立即出面，证实作者此说不假。为此，脂砚斋在甲戌本这段原文之上加有大段眉批：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予亦于诸回中搜剔剝剖，明白注释，以待高明，再批示误谬。

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闻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

（“甲戌本”第一回眉批）

我们可从如下三方面领会上述眉批：

一、通过眉批，脂砚斋告诉读者，石头所记之事，是历史上确曾发生过的真事。这点可由脂批中的“事则实事实”作证。



二、脂砚斋通过上述眉批还告诉读者，在记述这些“实事”时，作者打破了通常用来写传记时平铺直叙的常规，而是运用了诸多奇法、秘法来隐写“实事”。正如上述眉批中所指出的：“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千皴万染诸奇。……”

三、在隐写“实事”的过程中，作者除采用了“奇法”外，还运用了“秘法”。对此脂砚斋批出：“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予亦于逐回中搜剔剖剖，明白注释，……”

所谓“秘法”，即尚未为人所知之隐写手法。

对于书中之“秘法”，脂砚斋宣布，他愿“于逐回中搜剔剖剖，明白注释”，这就使我们充分认识了研究脂批的必要性。从研究脂批中，可以发掘并归纳出曹公隐写历史时所使用的秘法。一旦掌握了这些秘法，便如同掌握了打开《红楼梦》这座宝库的金钥匙。运用它，便可以打开这座被封锢了200余年的宝库，一览其中隐秘，并为作者的沉冤昭雪。

关于作者隐写“实事”时所使用的“秘法”，在《红楼解梦》中将逐一阐明，此处只作简单介绍。

### 小耗变香玉，一玉生多玉，“分身法”令人眼花缭乱

《红楼梦》作者在书中是如何委曲譬喻的呢？在小说第十九回，他借宝玉给黛玉讲小耗子变香玉，及如何用分身法偷“香芋”的故事时使我们得知，盐课林如海的女儿林黛玉，其生活原型名叫香玉。同时了解到作者在写书时，所用的秘写手法之一是分身法。由于批书人脂砚斋的点拨，告诉读者书中之“奇衣、奇食……于小说犹如二著”，不可忽略，又使我们解悟出，书中着貂鼠袄、披银鼠披风、坐灰鼠椅搭的诸女儿，都是作者在香玉被小耗